

人工呼吸急救十余分钟未果 民警整遗容送老人安详离世



3月23日,蒙阴县公安局高都派出所副所长朱长波出警时,跪地为一位突发急病晕倒的老人急救,进行心脏复苏和长达十余分钟的人工呼吸,虽然老人得到了医护人员接力抢救,但还是不幸离世。老人离世后,朱长波如同对待亲人般为老人整理遗容的场景,又一次打动了围观群众。

本报记者 高祥 邱明
通讯员 李鹏程 张合成

老汉倒在集市街头 民警跪地急救

3月23日,是临沂市蒙阴县高都镇的农历大集。

上午8点40分左右,一位身穿黑灰色羽绒服的白发老人,买完几袋地瓜后,骑上电动三轮车准备走时,突然从车座上晕倒在地。路过的群众发现后,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。

“脸色蜡黄,双眼微睁,嘴巴微张。”接警后,高都镇派出所副所长朱长波和民警姜在增、巡防队员崔彦鸣等人迅速赶到现场,眼前这位约70岁的老人正仰面躺在电动车旁,朱长波判断他是突发急病。

“大爷,大爷……”朱长波蹲下身一边喊着,一边摇晃老人的身体,但没有丝毫反应。探察后发现,老人的手腕和颈部动脉已经不再跳动,只有心脏部位还有温热。来不及多想,朱长波一边让同事拨打120,一边双膝跪地对老人进行掐人中、心脏复苏按压和人工呼吸。

数分钟后,老人还是没有任何反应。一直跪地抢救的朱长波急了,向周围人群喊,“还

有没有懂抢救的”。但围观人群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,想帮忙也插不上手,只能干着急。

医护人员赶到后,接替朱长波对老人展开急救。遗憾的是,还是没能留住老人的生命。

“那位警官累得够呛,喊有没有人还会急救时都变声了,他已经尽力了。”目击全程经过的过路群众薛其丰说,朱长波的行为让他深受感动。

帮老人系上扣子 盖好毯子

更让薛其丰和其他群众感动的是,医护人员已经宣布老人离世,朱长波还是心有不甘地跪在老人身边,看到他陷入悲痛回不过神,两名群众上前将他搀扶起身。

站起身后,看着老人的遗体,朱长波沉默片刻,又俯下身,捡起老人掉落在一旁的帽子,轻轻盖到老人的脸上,又单膝跪地,一颗一颗地扣好老人上衣的扣子,找来毯子盖在老人的身上,像是在送别自己的亲人。

看到这一幕,周围的人群唏嘘不已,有人掩面抽泣。他们为老人的不幸惋惜,更为朱长波的善举动容。

不幸离世的王某今年72岁,家在8公里外的另一个乡



朱长波正在给老人做人工呼吸。(读者供图)

镇。他的一位亲属说,王某已在24日安葬,虽然老人没能留住,但众人的努力,特别是朱长波的举动让家属深深感动,他让老人走得很体面。

“很遗憾,没能留住老人。”朱长波今年40岁,2003年从部队转业,进入蒙阴县公安局工作。回忆起救人时的情景,他

说,别说自己是一名警察,就是普通的老百姓,他也会第一时间冲上去救人。

事发当天,薛其丰把朱长波救人时的情景拍摄了下来,并发送到了网络平台,众多网友深受感动,纷纷为朱长波点赞。3月24日,蒙阴县公安局对朱长波进行通令嘉奖。



扫码观看感人举动

送走大伯,照顾无劳动能力的继父和瘫痪在床的堂哥

虽无血缘关系,19岁女孩撑起一个大家

今年19岁的女孩石鑫,十年前随改嫁的母亲从邻镇来到临沂市蒙阴县桃墟镇陡山村生活。其母亲患有精神疾病,继父无劳动能力,家里还有一位86岁的奶奶。石鑫不仅要照顾这一家人,还主动照料着因肾病综合征瘫痪在床的堂哥,柔弱的肩头挑起了两个家庭的担子。

文/片 本报记者 高祥 邱明
通讯员 李刚
实习生 刘双瑞

继父给了一个家 她又多了不少亲人

“没有孙女,这个家就完了。”石鑫的奶奶今年已经86岁,在她看来,这个外来的孙女比亲孙女还亲。十年前,石鑫随改嫁的母亲搬到陡山村。继父石运启年轻时一直未婚,直到年近五旬才与石鑫的母亲组成了家庭。石运启天生体弱多病,养活自己都有些困难,石鑫的母亲患有精神疾病,发病时大喊大叫,没人能控制得住。在外人看来,这是一个很难走上幸福之路的家庭。

“能收留我妈,就是我的恩人。”从小饱尝人情冷暖的石鑫,母亲是她的全部依靠。在她眼里,继父给了母亲一个遮风挡雨的家,这个新家里的人就是她的亲人。

2015年9月,石鑫大伯家时年35岁的堂哥石少磊,因

肾病综合征并发脑血栓瘫痪在床。随后不久,石鑫的大伯又被查出患有肺癌,并且已经发展到晚期,这一少一老相继卧床不起。

石少磊因长年患病,一直没有成亲,他的母亲已去世多年,在外地打工、成家的弟弟石建东成了家里唯一的顶梁柱。接踵而至的意外,让石建东面临两难境地,辞职回家全职照顾父亲和哥哥,不仅他们的医药费没了着落,自己的小家庭也将暂时失去依靠;不回陡山村,病榻上的父亲和哥哥谁来照顾?

为难之时,石运启打算代为照顾自己的大哥和侄子,但石鑫却提了“意见”。“继父的身体不好,干不了这个活,他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,况且少磊大哥没病倒时对我们家很照顾。”憨厚朴实的石鑫主动揽了活。

尽管没有血缘关系,从两年前起,石鑫每天在两个家庭间往返,重复着洗衣、做饭、端水、喂药等这些琐碎的事务。2016年8月,石鑫的大伯安详离世。石鑫肩上的担子却



石鑫正在照顾堂哥石少磊。

并未减轻。石少磊每天都得服药,为了不让他久卧难受,石鑫坚持每天上午把他从床上扶起坐到椅子上。可是石少磊的身高接近1.8米,瘫痪后仅左手和头部能活动,柔弱的石鑫想给他翻个身都困难。这个简单的动作,每次都要累得石鑫满头大汗。直到今年春节前,其他亲属帮忙在石少磊的床顶装了一部电动吊机,石鑫才能依靠它轻松地把石少磊从床上扶起。

干活堪比壮劳力 患上一身病

3月22日上午11点多,记者在陡山村见到石鑫时,她刚从镇卫生院看病回来。

“石鑫的旧伤还没好利索,又下地干活。”蒙阴县选派陡山村第一书记任昌顺说,两个多月前,石鑫骑着摩托三轮车去给石少磊买馒头时不慎摔倒,腰部扭伤。眼下正是春耕时

节,石鑫还料理着家里的3亩多耕地,前一天她就开着微耕机翻耕了一天的桃园。虽然微耕机比手扶拖拉机尺寸要小,但耕地时抖得厉害,还得使劲往下压,壮劳力干一天都顶不住。石鑫以前的腰伤还没好利索,劳累引起了旧伤复发。

陡山村三面环山,是一个水库库区贫困村。村里与石鑫同龄的人,要么还在上学,要么已外出打工。暗淡的肤色,粗糙的双手,紧锁的眉头,石鑫身上留下了同龄人未曾承受过的生活印记。

石少磊血管内的血栓不但阻碍着他的肢体活动,还在一步步吞噬着他的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。“渴了饿了现在还能说出来,要是嘴都不会张了可咋办。”去年夏天时,石少磊还能清晰说出自己的感受,如今想说一句话都费劲,石鑫害怕堂哥有一天变得连吃饭都不会咀嚼。

尽管石鑫想尽自己的全力操持好两个家庭,但这个担子对她来说有些沉重。思维不连贯的母亲时不时给石鑫添点乱,堂哥石少磊每况愈下的身体则给她带来了无尽的忧虑。